

15.06



安丘文史資料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山東省安丘縣委員會

第三輯



安丘文史资料

第三辑

H253/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安丘县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青岛山东大学学生运动回忆片断	 鍾劍秉 (1)
从前屯庄跑了四个大姑娘说起	 牛玉华 (20)
妇孺皆兵	
——忆黄石坡村保卫战	
..... 李祖光 (36)	
记战斗英雄李安仁	
..... 县志办公室 (44)	
安邱旧城的忆念	
..... 马萧萧 (53)	
张公制回忆录 (续二)	
..... (59)	
八、田中玉操纵山东省议会和议会反田斗争	
..... (59)	
九、关于吴佩孚	
..... (93)	
清初书法家张在辛	
..... 裴柱 (100)	
附：张在辛书、画、篆刻选例	
李鍾岳传略	
..... 李景圻、李书五整理 (103)	

秋瑾殉难记

.....李江秋 (108)

六月六日与李鍾岳

.....秋宗章 (117)

刘大同

.....张乐圣、王醒农整理 (125)

附：被难自述

教师节怀念恩师李象山

.....李希章 (132)

李瑶真传略

.....冯本初 (144)

抗战时期的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

.....陈泽浦整理 (151)

郑倬民自述

.....陈泽浦记录整理 (156)

1928年日寇在黄旗堡等九村的暴行

.....刘庭桂整理 (168)

目睹枪杀刘黑七匪徒记

.....别少逸 (174)

旧闻二则

(一) 王聘卿冤案

.....王旭初口述 都光川、王铭整理 (178)

(二) 石井案

.....安丘镇史志办公室 (180)

青岛山东大学学生运动回忆片断

鍾劍秉

按：鍾劍秉現名丁華，原名鍾桂芳，鍾劍秉是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时的名字。山东省安丘县朱子村人。他是1947年青島山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具体参与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当时不少安丘学生参加了运动，经受了锻炼。丁华现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本文详细深刻地回忆了他亲历其境的斗争。

1946年秋至1947年7月，我在青島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在党的领导下，我和爱国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学生运动，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学生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同志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

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版，第1223页）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对各大城市学生运动的叙述，其中包括青岛的学生运动。当时青岛的学生运动是以山东大学学生运动为中心蓬勃发展起来的。

当时青岛的形势和山东大学的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抗日战争时期山大内迁停办）。当时青岛处于美军占领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把青岛作为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军事基地之一，宣布青岛是一个军事戒严的城市。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柯克上将驻在青岛策划指挥，国民党青岛市长李先良和警备司令丁治磐公开宣布“戡乱期间”不许罢课，不许示威游行。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在山东大学横行霸道，捣乱破坏。反动势力非常猖獗。但是，山东大学的爱国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无所畏惧，慷慨高歌，奔走呼号，连连举行各种集会、罢课、游行示威，进行反美反蒋斗争。当时的斗争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进步力量在逐渐发展壮大。

大。当时青岛和山大的形势，总的来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态势，是当时进步、中间、反动各方力量都感受到的。

1916年秋，山东大学复校后的学生比较复杂，有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反动力量。从学生来源看，一部分是原在沦陷区读书的学生，他们身受日寇汉奸践踏之苦，渴望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把他们诬为“伪学生”进行“甄审”，引起广大学生不满；他们目睹国民党倒行逆施，黑暗腐败，对国民党的幻想逐渐破灭。经过反甄审斗争，涌现一批进步骨干力量。另一部分来自国民党大后方的学生，他们多数是从沦陷区跑到国民党后方去的，长期目睹国民党黑暗统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渴望和平安定。有许多受到共产党影响而向往革命，有些人受过国民党迫害和经过学运锻炼。这两部分学生在山大复校初期即结合起来，成为学生运动的基础。其中一批骨干力量在地下党（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下很快团结起来，成为学生运动的先锋中坚力量。学生中的反动势力，一部分是山东各地在青岛的流亡中学学生和被斗地主子弟；另一部分是来自国民党青年军的反动学生。这些学生少数是坚决反共，与学生运动为敌；其中多数后

来都有变化，对国民党黑暗统治有所不满，逐渐同情学生运动。来自青年军的学生，原来都是在国民党大后方中学读书的学生，其中有少数是思想进步的学运中的骨干力量。

当时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安丘同学约近二十人，这些同学我差不多都认识，大多是我中学同学。1937年我在安丘中学读初一，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八联中（安丘南逯）读书，后到国民党后方国立二十二中（安徽阜阳、陕西汉阴）和国立六中（四川绵阳）读书。这些中学都有大批安丘学生，1946年秋至1947年7月考入山东大学的安丘同学，绝大多数是我在上述这些中学的同学。如张逸、张晋祺（张贡民）、牛钟衡、马绍先等等都是我中学的同学，又在山大同学。在安丘同学近二十人当中从来源看，也有上述各种情况，除个别后来到台湾去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爱国进步同学，周惠民、高友方等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还有的安丘同学，虽然是青年军复员的，但为人比较正直，同情学生运动。

1946年6月我在四川绵阳国立六中高中毕业。毕业后经西安、南京、上海，9月底到达青岛。途中在南京期间，住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进步同学那里，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革命文献，

和《蒋军必败》等社论，还经常到新华书店读书看报，使我深受教育，看到了光明的中国，精神极为振奋。在南京、上海目睹国民党上层社会之黑暗腐败，美军横冲直撞；另一方面目睹灾民流离，满街乞讨，饿殍遍地。此情此景，我痛心疾首，愤慨万端。从此我认定：国民党必亡，共产党必胜。我在南京考取山东大学，同时获悉国立六中按毕业成绩优异我被保送入山大。我决定按考生录取到青岛山大报到。从上海到青岛我们乘的难民船。初到青岛，食宿无着。我和同伴住在难民收容所里。沿途三月，胜读十年。从踏进山大起，我和同伴石磊（刘冠文，寿光人）很快就与各方面的进步同学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学生运动。

二

山东大学学生运动初期，是从团结进步力量和组织进步学生团体开始的。

1946年冬，进步同学就互相结识，对时局的思想观点一致，很快就成了一支骨干力量，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当时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第（安丘人。前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中统特务，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多方阻拦，说

什么学生应以攻读学业为重，不要搞自治等等。我们说成立学生自治会是学生的权利，各大中学校都有先例，学校无权干涉。实际上，当时石勃瑜、宋斌（地下党员）、梁培智、刘冠文、钟剑秉、路明、孙思梦、程民觉等等，已经是一支团结的进步力量，已在同学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

1947年1月初，北平沈崇事件传到山大，群情激愤。我们发起抗议美军暴行的签名运动，并在校本部（文、理学院）集会抗议美军暴行。石勃瑜、钟剑秉、梁培智、路明、宋斌等愤怒控诉，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求严惩凶犯，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会上，山大训导长刘次第和少数反动学生竟然为美蒋进行无耻的辩解，开始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这次抗议集会，是山大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第一次公开较量，是山大学运的序幕，为成立学生自治会打下了基础。

1947年2月，我们筹备和组织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当时山大有五个学院（文、理、工、农、医）十五个系和一个先修班，学生六百多人，分在三个地方，我们要在全校学生中进行竞选。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都在进行紧张活动，双方都要控制学生自治会，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谁能掌握领导权。我们几个进步同学反复商量成立

一个班子，一致行动，保证在选出的理事会中占绝对多数，坚决揭露和打掉青年军反动学生的首脑人物。反动学生也推出他们的头面人物进行竞选。经过激烈角逐，在全校选举中产生了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进步同学占压倒优势，石勃瑜、路明、梁培智、刘冠文、钟剑秉、宋斌、孙月岫、孙思燮等都当选理事，并推举石勃瑜当理事长，进步同学牢牢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反动力量只有两三人当选，他们只能在理事会中唱几句反调，根本形不成任何他们主张的决议；而我们的主张则能够顺利的成为理事会的决议。我在理事会中分工负责联络工作。山大的进步教授都支持学生自治会。山大总务长周钟岐（进步教授）通知车库把大轿车和吉普车保证理事会使用，随叫随到。我们有了吉普车，很快与青岛市各中学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与山大同学共同行动。青岛女中很快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与山大学生自治会互相支持。

山大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建立了民主墙。各大城市学运情况和寄来的传单、呼吁书等都张贴在民主墙上，进步同学在墙上揭露黑暗腐朽势力，发表观感主张，如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等。1947年4月第二学期开始，改选成立了第二届学生自治会，进步力量更加壮大，除第一届理

事进步同学继续当选外，又增加了四名进步同学当选理事。石勃瑜任理事长，宋斌任副理事长。

1947年初，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青年新报社，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山东青年学生运动中的核心力量。青年新报社有二十多位进步同学组成，办了一个公开出版发行的《青年新报》（铅印）。为了取得合法地位，我们推举梁培智作发行人，向国民党市政府登记。办报经费靠个人资助和募捐、推销收入和广告收入，山大总务长周钟岐曾批示，山大印刷厂欠资付印。经费困难时，我们曾节约伙食费作为办报费用。刘冠文、钟剑秉等三人任该报编辑。报纸内容主要是报导各地学运，推动学运，评论时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反动暴行。1947年4月正式创刊发行，在校内外产生强烈影响，深得广大学生好评。我和路明等人曾携报纸到青岛体育场叫卖，以扩大学运影响。《青年新报》仅出版三期，“六二”后即被国民党查封停办。《青年新报》在山东大学学生运动中以反美反蒋的战斗姿态，在学运高潮中起到了动员组织的作用。

三

1947年5月，山东大学走向新的高潮。

5月初，美国新任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到青，来山东大学演讲。这是一个“中国通”，在中国办教会学校几十年，曾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自称“教育家”、“中国青年的朋友”，在中间同学中有一定影响。我们得知司徒雷登要来校演讲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抗议书，抗议美军占据山大校舍，抗议美军在青岛刺杀人力车夫苏明诚，抗议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要求美军归还校舍，要求严惩凶犯，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在司徒雷登演讲完了以后，我们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把抗议书当面交给他，要求答复。当面拆穿他的伪装和花言巧语，在广大师生面前以事实揭露了他所谓的“自由”、“民主”、“友谊”的虚伪以及美蒋狼狈为奸的丑恶面目。

进入五月，山东大学沸腾起来，斗争浪潮一个接一个。5月4日，山大教授为要求提高待遇面宣布罢教，发表宣言，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学生自治会立即发表声明，支持教授罢教，宣布罢课三天，同时要求提高公费生的伙食费，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只顾打内战，不顾人民死活，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国民党当局阴谋策划破坏这次运动，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来到青岛召集党政军负责人，面授镇压学生机宜。青岛市警备司令丁治磐向报界发表谈

话进行威胁说：“本市正处戒严时期，邻近接战地带，如有罢工、罢课、罢市者，无异同情奸匪……”。但是，山大校院里，无论白天夜晚，到处是三五成群的议论，痛斥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反动，讨论青年学生的出路和前途。校园里进步歌声激昂慷慨，有些进步同学在校园里教唱革命歌曲，指挥大家高唱战歌。有些进步同学的宿舍里，更是活跃，我们住的206宿舍被称为“小解放区”，在这里可以谈论马列主义和解放区的情况。

国民党特务们到处散布谣言，进行威胁恐吓和分化瓦解。5月中旬一天中午，山大训导长刘次箫来到学生食堂，大家正在吃午饭，他高声呼叫：“请各位赏脸，听兄弟讲几句话……”。我们互相看看，全场哈哈大笑。他接着说：现在是国家多难之秋，你们明明吃的白面馒头，却有人要反饥饿，制造事端，人要有良心嘛……。我们故意高声谈笑，人声鼎沸，打断刘次箫的胡说八道，使他狼狈不堪，灰溜溜地走了。

“5、20”南京血案的消息传到山大，我们发动了抗暴斗争，再次宣布罢课，冲出校门，走向街头社会，抗议国民党暴行。这次斗争是以青年断报社的成员为核心进行的。我们日夜紧张准备，赶制传单、标语、漫画，按照地下党的指

示，到青马火车站、市中心，向市民宣传。我们乘学校的大轿车，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高呼口号，揭露国民党毆伤和逮捕学生，制造“5、20”血案的真相，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行，号召市民起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次斗争是山大学生响应“5、20”杭暴运动的一次社会斗争，对沉闷的青岛是一次很大的震动。我们的传单，国民党军警虽然沿途跟踪收缴撕毁，但有些中学的课桌上却发现了我们的传单。

5月下旬，我们收到华北学联发出在6月2日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号召，山大学生自治会和青年新报社坚决响应，立即投入新的斗争，迎接“六二”风暴。

四

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全西准备发动“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联络青岛各中学同学共同行动。当时我分工负责联络工作。我和姬振国、高友方（安丘人、原在青岛读中学）等乘吉普车到各中学联络，向中学同学宣传反饥饿、反内战的道理，并把我们的《青年新报》送给他们。当时一些流亡中学（如高密中学、莱阳中学等），学校负责人不让我们进校，我们就请高年级同学出来

谈话。许多同学愿意和我们保持联系。有些教会学校（如圣功、文德等）对我们则是避门不见，他们主要是怕事，最积极的是青岛女中（这个学校地下党的力量较大）。女中学生自治会明确表示要和山大同学共同行动，参加“六二”运动。我们举办的歌咏晚会，女中同学都来参加，登台演唱《旗正飘飘》、《五月的鲜花》等歌曲。我们召集各中学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石勃瑜、刘冠文和我在会上发言，揭露国民党，宣传“六二”运动的意义，邀请他们参加这场运动。有些同学心存疑虑，我们一一解释，女中代表积极表示回校发动同学参加“六二”运动。

“六二”前夕，我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要求记者们同情学运，届时参加“六二”游行并如实采访报导。有的记者说什么“六二”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质问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当场予以回击，公开说明共产党光明正大，我们学生的背景就是人民要活命、要和平。多数记者用沉默和微笑表示同情学生运动。

“六二”前夕，反动力量更加猖獗，特务们发出恐吓信，我也收到过这种卑鄙的恐吓信，有的进步同学把恐吓信贴在民主墙上，公之于众。刘次箫训导处的特务们有一天深夜到我们宿舍以查户口为名进行威胁，他们说：“谁是钟剑秉，

认识认识”。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一边打量一边说：高个，头发弯曲，园脸……。他们在登记图形。有的同学说，这是查什么户口，真卑鄙。特务们愚蠢的伎俩已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在自治会和青年新报社内部研究决定召开全校大会进行辩论，揭露特务们的谣言诽谤，争取和团结广大中间同学，由全校同学讨论决定“六二”罢课游行示威，并由同学选举“六二”行动委员会来公开领导“六二”运动。

5月31日上午，学生自治会在山大校本部大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邀请老师参加，讨论六月二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问题。反动学生们也一齐上阵。大会由石勃瑜主持，他首先讲话，说明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的重要意义，要求学生大会讨论通过。然后大会发言。第一个登台发言的是地下党员宋斌，她愤怒控诉国民党发动内战，祸国殃民，民不聊生，呼吁全校同学和老师团结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接着发言的是国民党特务和青年军反动学生三人轮番上台，完全是一派反共陈词滥调，说什么共产党挑起内乱，不是内战，要拥护政府戡乱等等。会场上出现了内乱、内战之争。我上台发言，指名道姓地驳斥特务们的反动谬论，我指名质问他们，“你们的蒋委员长当年曾经身为北